



“大转盘”变身记

■陈征
市区的几个“大转盘”(交通环岛),见证了近年来城市的发展。不可否认,“大转盘”不仅担负着疏导交通的重任,还是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汽车数量的猛增,交通环岛成了堵岛,市民反映强烈。

今年4月1日,市区金山路与淞江路路交叉口交通环岛拆除工程顺利竣工并正式通行。承载了漯河人民无数记忆的“大转盘”完成了使命,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市民纷纷拍手叫好。然而,很多人不知道,交通环岛“华丽变身”的背后,是两届市人大常委会持续跟踪和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关注的结果。这一切要从一份代表建议说起。

2015年,多位人大代表提出《关于拆

除市区部分道路交叉口地面交通环岛的建

在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先后又有7名人大代表提出解决“大转盘”问题的相关建议。为高质高效推进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召开建议交办会,及时向“一府一委两院”派单交办,提出明确要求,确保建议办理落到实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实现“办好一个重点建议、解决一方面问题、推动一个领域工作”目标。解决“大转盘”问题的相关建议正在其中,并被作为重要建议作了强调。

《关于拆除市区部分道路交叉口地面交通环岛的建

议》移交市政府后,今年年初,市政府就制订了淞江路与金山路交叉口的转盘拆除和路口渠化改造工作计划。3月份,开始施工。4月份,转盘改造工程完工,拆除路口中间交通环岛,扩展导向车道,施划交通标线,路口交通信号灯投

入。5月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通过对金山路与淞江路交叉口的车流量进行监测,将导向车道和交通信号灯放行方案进行了优化。目前,该路口通行顺畅,未发生拥堵现象。

人大代表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提出建议,是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重要方式。办理代表建议,是尊重代表和群众的具体体现。代表建议承载着民意,蕴含着民智。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坚持把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作为加强代表工作的重点,按照“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的原则,立足于“督”、着眼于“办”、落脚于“实”,推动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从“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促进代表建议办成率不断提高,让“代表呼声”变为“群众掌声”。



烙馍香

■九歌

黄昏来临,晚霞的余光细腻如面粉,从天边、树梢、屋顶,细细地洒到地面上。院子里,父亲和母亲,一个坐案板、鏊子,一个在红瓦盆里和面。他们都专注于手里的活儿,偶尔才会说两句话,细语轻言,脸上带着笑意。酱豆晒好了,又刚磨了新麦面,要烙烙馍吃了。

一切准备就绪,母亲便唤我去拽一把麦秸引火。母亲烙馍,父亲烧火。只见一小团面在母亲的擀杖下越来越圆、越来越薄。擀好一张,母亲用擀杖的尖头一挑就摊在了鏊子上,“嗤”的一声,待面皮微微卷边,要赶紧翻面,早了不成形,晚了干且硬,只有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烙出的烙馍才会软、虚、圆、薄,这样的烙馍才是上品。

父亲总是掌握不好时机,不是翻早了就是翻晚了。母亲嗔怪他“要滑头”,作势拿擀杖敲他。父亲拱手求饶,母亲便只让他烧火。母亲一边擀一边翻,烙馍一张张烙了出来,香味四溢。

第一张烙馍是不兴给小孩子吃的。“吃头馍,怕干活”,母亲总这样说,意思是小孩子吃了第一个烙馍就会变懒,不愿意好好干活了。好在烙馍非常快,根本来不及与母亲理论,第二张烙馍就烙好了。母亲一撕两半,一半给我,一半给弟弟,毫不偏心。烙馍卷上熟好的西瓜酱豆,好吃得很!

什么菜都能卷进烙馍里。盛夏,菜园里的蔬菜吃不完,番茄、黄瓜、茄子、豆角、荆芥、辣椒,凉拌、蒸煮、爆炒,换着花样做出



资料图片

各种菜肴,卷烙馍都好吃;有时从地里掐些红薯藤,吃它的脆茎,不同于日常蔬菜,别有一种风味;有时也用烙馍卷白砂糖或红糖,馍是热的,但不足将糖融化,便生出一股香甜味,也很美味。

每次吃烙馍,母亲都会讲她吃烙馍的故事。母亲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姊妹又多,饭菜经常不够吃。有一次,姥爷用烙馍卷了一根葱,每吃一口,就把葱往下拉一拉。就这样,烙馍吃完了,葱还是完整的一根。彼时权作趣闻来听,见到姥爷时甚至还拿此事打趣他。此时想来,才觉出心酸之味。

新烙馍好吃,如果吃不完,第二天可以做成水馍。说是水馍,却是焦脆的,做法也简单,即拿两张烙馍蘸了水在锅里烙焦即可。如果加点盐、撒上点儿五香粉,再刷点油,水馍变成了油馍,那就更好吃了。

母亲心细手巧,怕我们吃多了积食,总会剩两团面,揉进芝麻、碾碎的鸡内金做成焦馍,让我们吃了助消化。

现在,超市有成包的烙馍卖,但都是机器加工出来的,少了几时的滋味。对我而言,唯有用鏊子烙的烙馍才是人间至味——母亲擀面,父亲烧火,我拽一把麦秸引火……

摘秋

■张一曼

秋天是从姑姑送来的一兜枣开始的。我爱吃枣。小时候,母亲除了偶尔买的苹果和橘子,只要不是花钱买的水果,都很少让我们生吃,比如枣和梨。邻居家树上的枣熟了送给母亲一些,母亲总要蒸或煮后再给我们吃。所以,我记忆中的枣味道清甜。

姑姑说,那天见我和儿子在家,便把长熟的枣打下给我们送过来了。姑姑家的那棵枣树种在家门口。之后的好几天晚饭后,我跟着伯伯婶子去村西头散步经过姑姑家门前时,都要在那棵枣树上找上一找,看见有泛白的枣子就摘下,也不洗,在手里搓几下就吃下了肚。有时找不到,也不失落。

农谚里有句话:“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梨不是我喜欢吃的水果,柿子就不一样了。开学后回到老家,我实现了吃柿子自由。前几年村里统一更新了绿化带树木,种的都是柿子树。每到秋天,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惹眼得很。后来,那些柿子树就逐渐私有化了,种在谁家房前屋后的就是谁家的。但也没关系,因为看谁家的长得好,只需给那人打个招呼就可以摘着吃。话说柿子要捡软的捏。可不是嘛,软柿子才甜。我家不远处有几棵柿子树,主人不在家,于是那几棵柿子树几乎成了我的专属。每次回老家,爱人都会第一时间去挑熟透的摘下,剥了皮给我吃。我呢,负责张口就好。后来低处的摘完了,爱人便骑三轮车到柿子树下,

站在三轮车上把高处的摘了给我吃。前几天,我们又回到老家,看见那几棵柿子树上的柿子红彤彤挂满枝头,像是在等着我似的。

这次给我惊喜的还有婆婆种在大门外的几棵梅豆角。前几次回去还只是开着零星的小花,今天就不一样了。入秋后的丝瓜秧日渐枯萎,小菜园周围的篱笆上早被梅豆角的藤蔓占据。正午的阳光甚是明媚,一串串紫色的梅豆花,或隐在藤蔓间,或直伸向高处,娇俏明艳,只做观赏也是极好的。很多人不喜欢吃梅豆角,我却尤为爱吃。我喜欢它那种不同寻常的气息,有人说是青气。不知是不是泥土的气息被植物裹带出地面的缘故,一般情况下,那股青气在煮熟后就没了,但熟了的梅豆角却倔强地保留着那个味道。

吃过午饭,我一边看梅豆角花,一边寻些长大的梅豆角摘了。忘了拿袋子,就干脆装在上衣的口袋里。不一会儿,口袋就鼓了起来,像是一小时时候人给了好多好吃的,手里拿不下塞进衣服口袋里那样。正要离开时,婆婆指着深处的梅豆角说:“你看那几串结得多大多好,就是不够着。”我说:“已经摘了很多,够我吃两顿了。”

在秋天,哪有摘得完的果实?村里各家门前的果树梢头总有几颗红彤彤或黄澄澄的果子,被风吹得来回晃动,吸引众多鸟雀啄食;也有些熟透的,落在地上摔得没个好模样,刚好给蚂蚁、蟋蟀们饱了口福。



收获

王嘉明 摄

收玉米

■陈猛猛

金秋时节,一片金黄铺满了故乡的土地。那是丰收的信号,是农人用汗水浇灌出的希望。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沉甸甸的玉米,它们宛如一排排整装待发的士兵,静静等待着农人的到来。

秋风起时,玉米秆粗壮挺拔,叶子虽然泛黄,却依然守护着沉甸甸的果实。这时节,村里男女老少闲聊的话题都离不开收玉米这件事。家家户户早就准备好了锄头、镰刀、麻袋等。一切就绪,只待最佳时机到来。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落在大地上时,村子里便开始热闹起来。男人们骑着三轮车,女人们则提着篮子、袋子,孩子们也兴奋地跟在大人身后,一起向田野进发。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仿佛已闻到成熟的玉米香气。

来到田野,大家便开始忙碌起来。男人们挥舞着锄头,将玉米秆一棵棵锄倒。女人们紧跟其后,将玉米棒从秆上掰下来放进篮子里。孩子们则在田野里快奔跑着,捡拾掉在地上的玉米棒,或者帮忙将装满玉米的篮子运送到地头。

“秋风送爽玉米黄,收获时节乐未央。”收玉米的过程虽辛苦,却充满了乐趣。人们在忙碌之余,还会互相开玩笑,或者唱上几首歌缓解劳累。孩子们捉迷藏、打闹嬉戏,欢笑声如同清泉般流淌,为这丰收的季节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逐渐升高,天气也变得越来越热。但人们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反而越干越起劲儿。他们知道,这是一年中忙碌、最辛苦的时候,也是一年中收获最丰的时候。

傍晚时分,最后一缕阳光洒在金黄的玉米堆上,乡亲们的脸上满是喜悦。汗水和付出换来了满院玉米,这是给予农人最好的回报。

“金穗摇曳映日辉,玉米田间希望飞。”玉米,不仅是农人餐桌上的美食,更是生活的盼头。玉米可以磨成粉,搭配其他食材做出各式各样的面食;可以煮成粥,温暖每一个寒冷的夜晚;可以加工成饲料喂养家禽家畜,给家庭带来额外收入。这一粒粒金黄的果实,是乡村生命力的源泉,滋养着村子里每一个家庭。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农业机械逐渐取代了传统手工劳作,收玉米的效率大大提高。然而,那份对土地的深情和对丰收的喜悦,却从未改变。每当秋风吹起时,我总会想起儿时收玉米的场景,那些简单而纯粹的快乐,那些关于土地和庄稼的故事,如同一粒粒金黄的玉米永远留存心中……

诗风词韵

金秋

■龙炯

秋天的颜色
如此辽阔。一望无际的
像漫天飞舞的黄沙
粒粒饱满
在稻谷的叶尖沉淀下来
结成一片片湖、一片片海

黄沙掠过古铜色的肌肤
这些被压弯的脊梁

遇见秋天

(外一首)

■于贵超

从今天起
蝉声清冷,水波温柔
夜风一层层解开大地丰腴的腰身
油蛉把巢穴筑在一段民谣里

从今天起
沙澧河不再咆哮
夕阳的剪影日渐清瘦
无患子吐出唇间词语
月见草捧出最后一朵粉色的四瓣花

一低再低
低成最谦卑的满弓
射落天空中的太阳
那喷薄而落的天河
随黄沙飞舞
落于人间最深邃的眼眸

秋天的颜色
请为她唱首歌吧
不适合浅吟低唱
只适合
一千支喇叭、一万面鼓
奏响盛大与辽阔
它能穿透上下五千年。震开一座座山河

岁月的年轮天空一样清晰

从今天起
锄草,种花
坐在檐下,等待与秋天
美丽的相遇

今夜

风凉了
月亮揭开岁月的面纱
路灯传递着思念
夜钓者一竿竿丈量黎明
今夜心怀抱期待
因为有梦
梦里心生欢喜
因为有你

流金岁月

老院子

■韩芳

老家的院子,装满了我成长的记忆。

关于老院子最早的记忆,是在我三四岁时。那时,在爷爷的支持下,他的两个儿子分了家。叔叔要了老宅;父亲另外分得一块宅基地,需要自己盖房子。父亲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先后干过木匠、电工,用一双巧手积攒下了盖房子的钱。

父亲在宅基地的东边搭了两间棚子,一间放杂物,一间我们一家四口居住。棚子北边是父亲盖房子的位置。那一年,许多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很是模糊,但有一个记忆异常清晰——夜晚热醒时,会看到母亲在给我和弟弟扇扇子。

房子盖好后,父亲又建了围墙,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院子。

房子是平房,除了堂屋(客厅)之外,还有五间房。我和弟弟便都有了自己的房间。

我和弟弟工作后,父亲和母亲就在平房顶上搭了一个棚,这样既防晒又多了一个大房间。

后来,父母也搬进县城的房子居住,不过每隔几天会回去看看。

勤劳的父亲把院子东北角的空地收拾出来,种上一些时令蔬菜——胡萝卜、豆角、黄瓜、辣椒、空心菜、玉米菜……自己吃,也经常给我送。

后来,院子中间的地面硬化后,只剩下墙边一个长方形的花坛。

我结婚有了孩子后,母亲怕孩子被蚊虫叮咬,就在花坛里种了几株蚊子草。这种植物学名叫什么我不知道,母亲叫它蚊子草。被蚊子叮咬后,摘几片蚊子草叶子揉碎涂在被叮咬的地方,会有止痒和消肿的效果。

花坛里,父亲还种了一棵枣树和一棵香椿树。

今年夏天来临的时候,父亲离开了我们。他亲手种下的香椿树旁边又长出一棵不知名的小树苗。我想把它拔掉,但母亲说,让它长吧。

我对母亲说,明年四月,我要在花坛里扦插一些蔷薇花,等到夏天,开一墙的花朵,就好像我们一家人,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永远在一起。

是啊,无论是树,还是院子,回忆仍在,情感仍在。

征稿启事

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本版《我的文学之路》专栏长期征稿,欢迎有故事的你,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传递温情、启迪人生。

邮箱:siying3366@163.com